魯寮文集　上

番外書册

和書門 類
二六二四六 號
六九 函
二三 架
二 册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二六二四六 號
二〇六 函
二 册
四 架
40

詩文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246
册數	2（1）
函號	206　40

206-4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魯齋集序

嗚呼古之作者没矣然而未没也何則以其文在而所謂文者獨載道以行是已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夫文固如此也豈雕蟲之技云乎哉方今作者流而用文乃辭不勝而匿諸理要從以其不盡見古作者語也文不其難乎吾少之釋暇乃脩文章

淺草文庫

左記之書籍　部購買之上御改度及假條定式之證書御差出ニ有之度此段申進候也

明治　年　月　日　内閣記録局長曾禰荒助

266-10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之業意以爲一世學櫻叢鑑摩其文
之亦所神者也然何以不爲我耶嗚呼
夫亦然吾不喜古家之陋反移目哉
竊以謂文章一旦吾又何獨爲古人之作
者没矣然以左氏司馬爲人也則古人
不没於今左氏司馬然何以不爲我耶
吾聞之理遂業以喩修之辭櫻叢雖摩

見其可寡修儒家誤焉嗚呼亦難矣故吾
先吾黨採之里際吾才之最以視世人者
爲且以敦人何敢望其作者封吾曹
積其寡時乃務要匪以是而謂吾曹履
訴之業乎日吾精而麁也田氏請之梓
付田氏而梓亦以爲少哉今因頼田氏
之請復授魯家前集共二卷刻之

京師余竊喜曾一二黄青志推轂
其文也於是乎遂發其業然孤志以成
延享改元歲次甲子秋八月
西涯釋元皓自題於京師魯寮

魯寮文集目録

卷之上

序　九首
記　五首
傳　一首

卷之下

銘　四首
疏　二首
祭文　一首

雜著　五首
跋　十首
書牘　二十二首

嚳寮文集目錄畢

嚳寮文集卷之上

肥松浦釋元皓大潮著

序

刻明四大家文抄序

自左氏司馬而後無左氏司馬其氣漓而為後漢為曹魏蓋垂五百年而為唐而氣益漓矣方是時有韓柳二子者出奮然大振之然二子各雄視千古而猶存乎六季之偉麗焉爾後百五十餘年而為宋宋雖孱弱不大振然以色澤而能鬱積之氣則為歐陽

氏得焉其次蘇子瞻而二子各自負以復古而尚不能以韓柳朝夕也以至胡元乃竟蔑如矣蓋唯明興海内作者毋論数十百家往々又以復古自舉而其所為能得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者則獻吉于鱗元美伯玉其人也之四君子視古修辭超乘而上則明又大振之矣以今觀於四君子之時其意則蓋謂君子不得志於時則欲信之後夫四君子既不得志於時而又欲信之後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能為不朽者則獨其言在耳豈不韙哉顧余釋之人宜

廢文字乃竟不廢冀以緣飾乎吾道蓋三十年一日也而竊喜誦四君子之言嘗自其集中各得什之一二乃稍抄出以成編為文僅八十又九篇而有序有記有傳有碑有墓誌有論有辯有解有祭文有行狀有書牘共二巻題曰明四大家文抄仍加句讀藏之櫝中夫余不敢以此示人而易其視聽況以其非選者亦將無難余哉蓋亦有年矣然而洛邑書林偶見之於余群籍中遂請而授剞劂首尾凡二載噫亦不易哉今而後樂四君子之集有抄而又知抄之有功

則自剞劂始矣如其有寒郷士之欲得四君子集以讀而未能得者莫讀之而得其萬之一二寧不愉也寧不愉也是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元文三年戊午春正月

刻王氏詩教序

夫言人心之聲而詩乃其精者也惟其咏嘆咨嗟而吾之性與情若相為用也則觸於興述於賦寄於比乃鏘然乎聲與韻亦復相為用矣昔者孔子刪詩而復戒門弟子謂何莫學夫詩而其可以興可以群可

以怨以至於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亦其在所不廢也自三百篇之後以迨西漢魏六朝及初盛唐代不乏國風雅頌之音然以六朝所為古體樂府與漢魏變晩唐近體遠離初盛而下至宋元乃竟寥寥也雖然晩唐作者尚有温李之徒刻意苦思時或合之則雖不盡望初盛亦豈無一二可采者是誠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王氏詩教之選其是取欤然不知者尚謂吾不欲以武夫累玉也嗟非詩之難而知詩之難類亦如此矣王氏詩教其題編首以馬頌王鑾長與

選定而余不詳其自出也蓋王氏集六朝及唐諸家
詩之所誦而不衰以教後學而爲詩要則者共三卷
爲詩凡四百七十有八首書林田氏先購抄本凡數
四乞知詩者窮讐校之用而後刻之京師刻成謁余
爲序顧余不詳王氏自出而方夫西氏之謁也余將
有東都之行已逼發是以涉獵之未遑乎不爲無遺
憾然以余觀於斯編乃知王氏之所以惠後世士意
切也余乎余乎雖不詳王氏猶詳之矣于是作王氏
詩教序以貽田氏併行世元文三年戊午春正月

東遊同歸集序

余聞之作者曰昔在春秋攻伐征戰矢揚刃飛之下
不廢酬往因變爲覘則書都爾盛矣流之後世魏操
父子鞍馬賦詩暢吾人之懷發今曩之蘊蓋古之豪
傑於辭而寧慶乎變者往往志有所與立而不相墜
跡有所不拘繫而相爲逸則豈特儒爲爾哉蓋亦有
我大慧覺範及他諸大宗匠不一而足也故其因事
處變因變發蘊則有偈頌焉有法語焉是誠亮端得
如幻三昧者不亦盛乎戊午秋余與一二道侶將有

事于東都也爰自洛僑舎行逢山則哦値水乃咏相
與唱和未嘗廢輿乃十有五日而後返返之日遂編
成巻題曰東遊同歸集曾寮子謂道侶曰同之義還
往各詠其志以觀来者前之所謂因變為規者也道
侶為如如子衣谷子而余曾寮子僭為之序矣元文
三年冬十月題于洛邑僑舎

澤升英獨善集序

昔者孔子謂門弟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大哉言乎
世是用學莫詩先也夫詩得於性情之正而咏嘆淫

嗟以敷贙華矣苟不得於性情之正雖多亦奚以為
輓近世或不得於此焉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者比比
皆是升英獨不然英信人也其以醫業旁及儒家之
學初與無染善公江中游也日以詩唱酬蓋其意將
以得於其正而後發之贙華乎當其結撰充吾氣究
吾才而淫思竟日夕掻意而不已也有若升英者焉
行將破其冗腐成一家言而醫其業以升英之詩足
並傳世升英好游愈甚今来京師而務業餘力則弗
止余安知其所税駕乎升英持其所著獨善集者来

眎余求余一語以題其首余釋氏也豈能進盬儒之
學乎然余既受其請因祝其遠大以序之元文四年
己未夏四月

梵網經古迹記詳解序

青丘太賢法師釋梵網經也則憑古為記僅二卷曰
古迹記所謂述而不作豈不章章著確哉然而記者
以其隱顯也讀者以其顯隱以其顯隱則不能無解
者也平安靈旭空公嘗習今經也而以世之習教者
不復詳青丘師之素懷憂因乃出入諸典斐然成章

矣共六卷命之曰古跡記詳解元皓與公相善當以
相善叙卷首作而嘆曰大哉今經即三世諸佛心地
法門也是以舍那菩薩修行此心地位滿成佛還自
誦出傳持化身令各轉誦能被之教普攝所被之機
夫此十無盡藏戒法身法爾非新所制三世諸佛皆
誦一切菩薩並學而三際不易之本戒非獨舍那本
身說者也唯此經昔三藏羅什自誦出而共秦學士
譯之慧融等從筆受亦同誦持是故得有如斯戒本
嗚呼亦盛矣哉逮後有青丘師者出以其隱顯也豈

不章章著確哉然而讀者猶且以其顯隱耶則空公
固在矣今夫讀古跡而或隱詳解而即顯若空公者
繼往開来功其鉅矣乎然公猶尚不自多也委諸篋
中不以示人殆二十年于茲矣而今茲庚申人或有
以梓行乞公者於是公具書竹林而謀諸元皓元皓
曩已一讀茲編未嘗不燁乎色喜者也因嘉歎曰公
今更衣而入禪非禪不戒非戒不禪禪即戒戒即禪
盡是妙用豈非心地法門擧揚何妨擧揚何妨爰作
古跡記詳解序元文五年夏五月耳露元皓撰于黄

櫱山竹林

圓光無隱禪師無孔笛序

凡吾宗師之有偈有頌皆從自己無盡藏中流出故
未始事麗藻而麗藻濃郁要其有所感而能應之者
欤譬猶虗谷應聲洪鐘隨擊水清而月現春至而芳
敷物之無情尚能感應況於人之為靈乎故吾宗其
所諭人不復以華競而得實乃已雖得實乃已未始
拒麗華之所敷蓋古之師文辭棒喝禮樂怒罵鏗爾
至今者皆擽揮乎其所得庶使學者或由是而得其

實也然天下得實實者寡也今世孰無語句紛然多失其所由殆不可傳雖麗奚取焉况以其鄙俚語豈足行之遠哉吾故嘗憂輓近師習鄙俚語而且失所率由姑舍諸而不欲論之耳詎意今所得石州圓光無隱禪師獨不然也師則閒有所感以紓之以諭學者曰偈曰頌曰詩曰文大洸輓近師舌超乗而上者集共四巻命之曰無孔笛遠来西肥示余乞余一語以冠其首讀之果知少林古曲轟然與怒雷倶奔慴然與大地同震余攸然相得遂置諸案頭日與禪師之眉毛厮結矣若此集者可謂學者之針艾者也讀者宜詳之其或不然恐落風騷之境未免失其所率由而孤負此集之本懐矣余又焉能雪其屈哉師得法於大寧悟和尚即此師固宜稱為洞上知識也若夫師之道業純真鍛錬妙密而湖海雲衲盛稱之更不復贅然余業已承其委命則題之巻首而弗辭者誠欲學者之以眼聞師音韻也是為序寛保元年歳次

辛酉中秋日

天山詩稿序

大溪禪師者筑之柳川一人中龍也昔余在五雲則
得溪廣衆中一見而道契溪每間則時時過余相驩
未嘗不各言爾志也而溪固嗜詩詩可以興可以觀
則其所蘊可知已無幾溪先余言旋不獲繼見者二
年及余歸蓮池則溪一錫翩然而来乃顧叙舊傾蓋
如故云夫我蓮池距柳川僅三十里故常往来此蓋
數年會余辭院事出游四方遂契濶致心于鱗羽凢
山之阿水之湄莫不思且想矣適余歸自洛也則溪
徑趨而過廬因駢以其所著天山詩稿者僅二卷其

所住山以天瑞名則又以名集示所自也即使余校
定且請之序余乃欣然以讀之鏗然其音斐然其藻
不謂靈一皎然復出于今日哉夫溪所為詩以余視
之毋論今叢林之士不得多為其調雖世儒士孜孜
從事于翰墨者亦恐不能企望也余乃顧相謂壯哉
溪乎即有所寓而音益暢如此者其於施乎後世何
不可哉乃四方必有擊節而賞音巍巍者山洋洋者
水朱絃之合且暮千古夫齊一變而至魯有味哉吉
言之也故所為洋洋乎盈科漸而溢于海余之所以

稱為人中龍者亦由是又何多夫靈一皎然者哉是其釋氏一方之文獻乃徵自斯集哉請書以貽之叅

作天山詩稿序寛保改元辛酉秋九月

送賣茶翁再游洛序

曰賣茶翁之在洛也雖其無以自給乎然不欲求於外故游非其方不從交非其人不接焉唯以其鬻茶故名徧五畿然五畿之所以知賣翁又奚盡哉翁去郷里之十年而展其師親墓來歸獲復與元皓相歡以及明年之春賣翁之意無為乎郷無為乎郷者無

執乎郷則乃知其為無執乎郷者為無執乎世者已不其大哉居亾何賣翁復將之洛於是親戚故舊懼其而不返也計欵留之竟不可得人或問翁者曰今翁之意無執乎世而猶所執乎洛耶夫人生一世間各有所事事拘拘乎役役乎不能知其所休已[illegible]如翁者則郷與洛又奚擇焉孔子不云何陋之有今翁所有者豈獨其茶耶又奚以之洛而賣為翁不答乃頷余而笑又問昔如來非夫自覺以覺他出世以遂懐四十九年以賣所有於群類者乎至若諸代列祖

鳴鐘擊鼓其所有何適而弗為是以臨濟以喝德山
以棒石鞏以彎弓不一而足若夫孔老世之聖者也
老子曰良賈深藏孔子曰求善賈而沽諸此亦有之
至也而彼且奚適今翁所有者豈獨其茶耶又奚以
之洛而賣為雖然人各有所好物各有所托今翁所
為豈為托與其翁於是益笑問者茫然少焉乃出余與
翁相謂凡今之人所同欲得者最莫過利而名次之
利之所以欲得於己者最莫過今人之不由道而衒
其名以釣然彼急其得於名而降焉者急其得於利

利之與名崇卑雖殊均之急於得者也然則前所謂
不由道者即其所得固自不能酬其所欲也元皓曰
嗟名利哉得亦有道焉故古之由道者其於名利亦
稍不期而集豈自衒容致哉且名利之於人莫大於
有天下也而舜之所以有天下豈可期乎故曰舜有
天下而弗與焉我佛世尊初棄金輪寶位而脫屣名
利由是觀之今為佛子雖王天下非貴也況世之瑣
瑣者何足道哉而今之人上者名而以自釣下者利
而莫知其足遑々焉汲々焉終身於囁嚅伺候之間

了不知其名利之去道而非我有也甚矣名利之害道也夫以釋焉而得儒焉而得雖有能不害乎我者幾希也獨賣翁以其鬻茶故名徧五畿然五畿之所以知賣翁又奚盡哉乃今或以其所有問焉斯不知翁者也而又不知其茶者也猶且欲其有言即醜大於世急名利也嗟翁信能賣哉翁曰詩云人之有心吾忖度之者吾子之謂也吾其行哉吾子必將繼我廼行寛保二年壬戌春二月

唐詩礎續編序

石君叔潭聚唐詩礎正編屬余為序刊行於世于茲有年矣最後君復輯其續編者也欲以嗣前刻已矣惜君暴病未及脱稿以死其易簀前三日遺言曰是編也即所未足僅十之二以累後之同志若夫序言更問潮師足矣洛書林田原氏懼前刻之不嗣也謀諸禪人大典者禪人繼而補之遂成全璧共三巻禪人之功豈不偉乎乃田原氏修書千里請余復序之曰石君之於師支許弗啻也今以是瑣瑣者尚爾遺言請師則序非吾師不可余於是乎叙曰夫詩宜志

而道知者也故貴調不貴理貴宛不貴嶮比興錯雜要皆言性情夫詩固若是已求之理可乎明李獻吉曰詩至唐古調亡矣然自有唐調可歌詠宋人主理不主調於是唐調亦亡若李子之言宋不能唐調尚安攻古調哉然古調則姑置不論夫唐執柯藝林選材詞苑而締致之高自有其調可歌詠故其氣柔厚其聲悠揚猶足被管絃矣苟求主調唐詩具在唐詩之教莫先於得韻韻誠詩之礎哉石君聚詩之礎意在斯乎其使學者據礎以得締致則五層之樓又何

難焉余叙正編亦云顧余昔游武中也與君相知而莫逆距于今且三十有餘年矣及聞其死承其遺言而復述為序又未嘗不慨然興感也寛保壬戌六月既望

記

千秋館記

相良滕侯讀書之館顏曰千秋而屬元皓為之記曰夫千秋者悠久也館何以悠久也曰滕侯之為業也謂必善古之文辭而可以不朽也夫天地之久不能

知其不終窮滄海之深不能知其不揚塵而能為不朽者獨文辭在耳故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古之為辭者六經具在六經理苞塞不喻而假之辭辭猶道也道猶辭也其間不能以寸故古之治國齊家必修文道以蒞吾民唐虞三代之為君伊傅周召之為臣無二也漢興詞賦稱兩司馬無偶者至明獻吉仲默二三作者為之首倡而于鱗元美時時慕稱北地弗衰也已而二子雄視一世超乘而上則又稱明代並駕兩司馬無偶者其次為伯玉為五子寧不鏗

鏘乎大相振哉今夫滕侯昭曠遠覽乎千載蓋服事王李焉故其為業也謂必善古之文辭而可以不朽也元皓曰太哉言乎如滕侯者可謂其欲立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毋論明良喜起賡歌唐虞三代之治而講君臣之義所謂天地之精英蕤之於文辭而粗跡及政事者非邪滕侯文大進詩亦鏘然可誦今而後吾知慶雲王芝自滕侯筆下出則鳳凰豈唯鳴岐山而麒麟不必為檮杌豈不愉快乎滕侯顧謂元皓曰嗚呼盛哉師之言蓋記寡人

之館詳矣無論千秋說也即寡人亦願有進焉元皓曰庶幾哉遂筆以為館記元文二年丁巳春三月

市川氏譜畧記

按市川氏出自三好氏三好氏在室町家有大功勲而執權威振華夷枝葉繁衍越子孫世世聞于時者多矣則逮乎市川氏食邑於河内讃良郡以承先世之遺澤城飯盛山後為平信長所滅而遠孫遺裔猶家居于郡之北條村云洛有嘉富者祖父某自河内移於洛居焉自藏市川氏系譜及信國匕首蓋其祖

所佩也寶永戊子春三月祖家遭火乃前者譜與匕首一朝灰燼矣是時嘉富尚幼不能以一毫記於懷及長燕閒語及已昔嘗幼時狀與祖先事未嘗不泫然出涕也譽子曰於乎市川氏殆其有後耶嘉富為富永氏義子故冒姓富永氏矣嘉富性孝且慕舊每傷為後不振而系譜已亡也乃嘆泣曰天乎我終忍絶本氏哉嘉富來言祖先事因以譜畧請余記余乃嘆曰於乎遺裔亦壯矣凡今之為人子孫者宜若是否耶於乎遂書為市川氏譜畧記

桐雨亭記

勢田之東北隅為西光寺了澄公居之寺蓋臨驛路而瀕湖水行旅征夫絡繹以過入門而右亭則環植桐數株圍焉蔭垂々滴烟雨名其亭為桐雨亭余觀王維遊止輞川非不有孟城華岡杏館竹嶺及漆園椒園等諸勝而相樂尚且圖畫其淡烟積雨者狀以當臥游矣人情莫不樂其所適莫不得於其所樂焉夫外而競者挾其勝以大吾觀内而足者挾其觀以擁吾勝公既有所適而能無意自得於此乎今亭不

大大觀萬頃湖而一案上見也夫湖南折為河長橋躍虹而烟帆水鳥錦鱗紋魚城樓刹閣無論遠邇於是之亭也觸吾目者無所不賞了澄公則固無所事此已然居之視天地猶之乎堂皇雖利渉其焉如且也西望台嶺南眺石山其他東北諸峰競秀呈奇蓋亦畫圖一幅又何借夫十指所出者然後臥吾之游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内則萬頃湖之汪洋延亘二十四郡蹄涔之水則芥為之舟其為觀賞一也且若了澄公非不知晴嵐暮雪之勝晩鐘秋月烟霞草木

之狀而獨脩然以桐雨寓意者此其殆以天游自適
皆是物也人心不天游則視夫萬頃湖之汪洋列嶽
衆峰競秀呈奇皆為外物視夫萬頃湖之汪洋列嶽
衆峰競秀呈奇誠不為外物於是嗒然隱几蘧然繙
書游目古人之域而且暮千古者則罔不樂豈非桐
雨之大乎然當夜雨之作亭上之趣亦悠哉則聞有
轂自巢間來者靜然而聽之則有漁父按歌湘靈鼓
瑟千百世下感極而悲者矣雖則悲者自吾所適者
而觀之則無所不樂也無所不得也澄其庶幾乎已

未夏澄訪余京館譚桐雨亭之勝而屬之記謂余曰
前者法藏泉流二公各為記矣而師可能無言乎後
月餘伶應泉子致二公記京館且請曰師可能無言
乎余讀之乃歎曰大哉有是乎乃二公以盡桐雨之
亭矣昔杜少陵氏作岳陽樓之詩氣象閎放直將與
洞庭爭雄今可與二公文併稱澄其求之二公有餘
師矣余何述焉然以應泉子為澄代而請至再也何
所固辭乃遂言所竊聞見者為亭記至所謂異曲同
工行藻敷麗作者事也則二公之言誠備矣

重建金立權現神祠記

惟我人皇氏之世王侯理邦卿士共其職人民樂業異域嚮風大哉神運於斯為盛當是時秦有臣徐福者計欲得瑶草瓊葩以獻秦主庶幾主一御之而延壽哉廼冐鯨波之險翩然浮于海遠來于我神域也乃竟不歸其所乘船化而為山謂之金立山山距吾肥城北三十里欝乎如青芙蕖者是矣中有大權現神祠尸祝奉祀之則維神能降福于民故吾肥所崇至于今弗替是金立之所以為神山也維山不高

而時或忽高焉則上揷霄漢下瞰城郭矣城郭者蓋筑之福岡府也府為金立之東北而中間有一大山隔焉輙俯視之有如指掌方夫忽高之時也一芥弗動自然乃爾居者莫能知頃刻而低恬然猶故則不見夫城郭者矣如此者歲或一二世人稱之曰涌出云且也維神夜行霄間舳艫搖搖髣髴乎蕩舟之轂者聞于下而十年若五歲人或一見之矣儒者或謂子不語怪乃今所語豈不誕乎曰否菩薩聖衆或飛金錫或乘紫雲他諸神異不可枚擧大抵吾經教之

所説大權聖者愍念衆生現種々身故或化為神為仙為佛為菩薩為羅漢若又為人則現宰臣長者及一切身是皆應其機宜攝化群彙而世莫能窺測焉則又安知夫徐子者不為佛陀應身哉宜世所崇有垂跡應化之説金立神蓋藥師佛也相傳初徐子採靈藥於我神域乃始船至肥城南城南海也滄波之間蓋有物焉倏忽乎為盃浮于津是海龍所為獻徐子者也故名其處曰浮盃津父老云也距浮盃東北約十里許為蓮池邑邑之東可五里有一小村焉名

曰小鹿之村屬神埼縣又有金立神祠者祠甚小此蓋徐子初所窰宅而後人奉祀之今殆壞以多歷年所故爾近有禪師普溪者菴于祠側竊有慨於祠廢則人莫能知而靈跡之不能利後世也於是思所以重建之而普使群生仰神威之德哉乃與教運暨二三道侶一心叢頓而日趨城府村邑持鉢以鳩貲矣遂仍舊址營之一載始得就緒祠僅搆一小殿方六尺者揭曰金立權現神祠殿雖小哉然華榱畫棟極之精緻則夫廣殿崇閣又何多讓第至于其化貲經

營不謂勤且勞乎譬猶童子聚恒河沙而為佛塔乃
覺其難而溪不以為難故工至期年而成顧溪盤旋
于此地乃一新焉功其鉅矣乎然祠猶尚成之小者
蓋升高必自卑是其心可知耳溪求皓為記以垂之
于不朽皓豈能增神祠光乎雖然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則記之求皓何敢辭乃遂畧陳其始末作神祠記
禪師名元龍普溪其字本府人也少入釋得法於近
江光林巖和尚有風度寛保二年歳次壬戌三月穀
旦

長崎南海山記

觀世音者竺土正音名阿利耶婆婁吉低輸華言蓋
今稱也惟觀世音菩薩與南閻浮提衆生有大因縁
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脱凡諸衆
生其最難離貪等莫甚焉而菩薩弘慈一時普救類
音殊唱俱蒙離苦故曰觀世音予聞中華東大洋海
有所謂小白華山者即菩薩示現地也梵稱補怛洛
伽譯為今名其山絶迥海中隱々乎如青螺幽閒遼
夐不可名狀而寺在其中人以誠感輙應乃今華人

舟泛東洋必歷其山所在始至長崎故華人皆稱白華弗置也予雖欲造詣豈可得乎不意吾肥前州彼杵郡長崎鎮小瀬戸之山秀焉名曰南海山則菩薩神變顯靈於此境為頗例白華耶山去神崎西三里所昔者華人陳某始置梵宇奉安菩薩尊像夫是山西南一望冥茫無際正與小白華者相直其命名南海蓋取白華一稱為南海普陀山義焉按陳氏當本邦寛永際舟浮于海東至乎吾育王島遇悪風漂中流怒濤衝天陳氏一心稱菩薩名而注念白華乃祝

曰唯願大悲哀愍苦難令舶安穩一獲到岸創建精舍永安菩薩尊像時舉舶俱稱菩薩名須臾風歇舟至小瀬戸之岸樓櫓帆柁及他所有資槖不使毫髮散乱其夜舟衆同夢白衣大士在空中展金臂而救護我舶焉陳氏覺而愈益皈敬當其重渡時獲菩薩像一軀於白華山持來創寺奉之今我所謂南海山是矣自時厥後恭敬供養春三月十七日夏六月十九日弗怠邇之五畿九州遠之中夏外夷或有舟至崎者則莫不畢詣而菩薩靈應彰々乎膾炙人口也則皆可指

數元禄二年己巳　官命創館以館華客故華客之
足跡與南海絶矣先是天和改元辛酉華船弗至崎
殆乎艱因建懺場以禱之不日一華船来乃告之故
元文二年丁巳華船来商崎者僅五崎民大苦且華
人之在館者則亦各以未由得其郷信憂至簌々涕
下矣於是陳方掄王則光呉釆若等計凡三十二人
乃從館中合蒐陳天和例以請禱焉　知縣某君幸
哀可之越以是歲十二月九日建壇設會礼誦禱祝
七日乃止即明年戊午春三月廿七日寧波船陳賢

裕者果乎来曰歳丙辰冬十二月下浣詔下江南浙
江禁船商日本然後去歳丁巳冬十二月中旬詔復
下諸船於例宜東則其禁僅一周載乃止方今来此
矣因考其言則詔復下之時南海山修懺時也其又
曰某以是月十七日自白華山発焉不出一旬乃今
到此何其速也其発之日即南海修春祭日也然賢
裕者與昔者陳某同姓亦一奇矣蓋惟菩薩廣大慈
悲哀愍群生現瑞海表如月印水善哉前者諸商陳
例修懺神感果應皆有所著見非途説之苟飾也今

華人之嗜歸菩薩如飲甘露以寺日隳廢故意欲重
興人或為之慨嘆而未由經營已其呉釆若等蓋丁
巳来已未尚在館也則乞日願送香華南海其年為
元文之四年也知縣某君得其狀以為初陳氏榜為
南海其後劉氏寄以青蓮相額曁門聯數字蓋至於
今稱說弗衰而華人憶其基之因固其所也彼胡可
以無供設乎釆者他諸在館者乃始獲送供南海以
效香華之祝焉昔者有真人焉論崎人曰夫崎海西
要鎮夷夏之交也且也山水明媚最為第一西通呉

楚滄海杳渺不可涯涘者矣第其地方如東南及北
則皆山其平僅二里其餘高低蓋如峽中鑿成而街
焉巷焉者爾雖然至中華及他外夷諸舶來繫舟則
水之積最深而便於操雖中華之港鮮有踰焉所惜
衆山屹立有為人所推嶞之勢即堪輿家弗稱此其
所以將興之未能也竊思小瀨戸之山菩薩所指因
海以護夷夏諸舶慈愍方便其孰加焉苟或創一大
伽藍於此港口則菩薩以三昧力於不利地得大饒
益不謂真瓊浦哉言訖遂去瓊浦蓋長崎本稱云於

是先徳思欲構締伽藍於小瀬戸之山而時縁未熟竟逝今山主楞伽印公禪師者實佐賛叢林亦能継先志者也公懼後之人於其梵宇之肇興像設之因由也湮滅而莫聞知俾伊勢僧盤王貽其所為状来因吾徒玄朗徴記状文淵懿而盛言其由可不書哉是用不辭姑讃述其本末而為記傳後惟觀此文者文字性空不以文視文而以法視文随喜讃嘆而為公推轂謂之菩薩現身而為説法也亦得矣然則南海之山示現之地目雖未覩足雖未躡一誦之頃山色

海光一時照映親入菩薩清浄之境則構此文者其於将来亦不為無所益也因應公需併告将来者爾

寛保三年癸亥大士降誕日記

傳

大尼體真大姉傳

吾釋氏之衆有四部焉表大法之眞傳起群生之正信其三於今為盛固無論第大尼一法世難行久矣是我神域越在東海或不足其師乎抑為器不勝邪皓自少至老偏閱海藏諸文遠覽大雄氏所以弘範奕世之旨蓋不有三法藏者布焉則將何以使教法弘通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皓竊按大愛道為尼因由初阿難請佛三請然後乃稍稍許可之即知尼法之難非獨今也雖然皓不敢

信其難行於我神域則於體眞尼徹焉夫其絶類離
倫進修慧業有如體眞尼者皓蚕得諸其母及兄相
知最深傳非皓為而孰宜為之傳曰尼名元如字體
眞小字竹姐肥之蓮池鍋島之治之庶女之淳之妹
也之治為邑主藤侯直之之異母弟以延寶庚申歳
六月七日生尼于本邑之第之治妻多久氏善人也
乃撫為己子既生美質夙成惠愛慈善年五歳從師
氏學凡書一覧頗能記憶然自少不喜紛飾脩然有
塵表之趣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起多久氏

奇器之七歳見吾霖和尚其敬禮有老成人之態度
焉逮九歳頴悟異常一日自詠國風二章以見所以
患世相起滅不常之意持呈和尚請曰弟子將求出
世間法可乎和尚曰可出世之法叅禪莫過焉苟欲
叅禪將生死二字貼在于額頭上究来究去識取無
生死底一生叅學事畢矣汝年幼尚能如此有何不
可曰弟子心自樂之永矢靡他和尚知志不可奪黙
而嘉之然不敢以告其父母即父母亦能知之矣和
尚乃自書所告數語亦賦國風二章以貽之其書凌

屬横逸今現在尼所亦自可傳不朽云十一歳喪父
多久氏為僧號曰法英院於之淳第中謂之壽昰院
尼以孝事焉逮後移院城北尼實從之語在壽昰院
主墓碑銘中稍長頗探經論復能文且於臨池之伎
循踏規矱以故無論國字與梵與漢莫不皆精其所
書徧流四方見者咸以為粹矣十九歳俾就吾霖和
尚受碧巖集五日卒業他諸語録即能通誦和尚喜
曰此女中千里駒也忽一日得尼戒本及尼鈔等諸
書鬻書者以喜晨夕展覧手不忍釋乃遂發大願心

長齋蔬食而衣不御華綺常自書寫律部及諸章疏
以備撿閲不下數百巻矣既而嘆曰世相無常難禦
生死即禦生死莫過出家且夫戒者正順解脱之本
豈可不遵哉遂為書啓英及之淳以求薙染英及之
淳覩其有决死也不敢拒然親戚防之嚴則日佛前
焚香祝曰唯願諸佛鑑我鄙誠哀攝受我我今不得
為出家更待何生累歳不輟祝親戚使其乳母連牀
同寝則不能輙伺隙矣而其心惟恐後時而靡獲也
已紿其乳母去牀且休夫然後手自操刀斷髪實元

祿辛巳二月七日曉年二十三矣即依自誓之法受
八關齋於是英及之淳他諸親戚大驚乃遂聽之尼
歡然踊躍而是歲七月十日英携尼及侍女乳母偕
往禮德善界公乞求戒法界公一見輙以法器相期
授以沙彌尼戒法焉明年春英病尼侍湯藥夜禮諸
佛至祈身代之英死則水漿不入口者三日乃念其
遺訓節哀自守越明年為歲二十四焉而以夏四月
二十三日謁密教師眼公者依瑜伽法自誓稟具乞
之證明眼公授以密教遵而行之似有未足欲擇師

以進因竊惟今我不得大律範與之相商確匏繋此
一方耶奮然乃起自時厥後以律教為己任不舍晝
夜自四律以至五論披而讀之靡不悦懌最後移院
于直烏村扁曰壽悬者仍其舊號也已又講遺教彌
陀法華諸經及他論釋等書以勸諭諸道俗適嘗嬰
病親戚勸其延醫胗脉以鄉無女醫故不從後設八
條疑問（靈潭律師因尼法要訣一卷）撰質于諸師而諸師有荅决焉
若大尼病不聞延男醫胗脉與其意愜矣即其於四
威儀中無行不依律者蓋二十年一日也尼意則惟

我本邦自有鑑真睿尊二大師者興律門宗匠維時
為盛獨奈何大尼戒法不行之久豈非闕哉今我忝
厠尼衆是可恐耶然吾肥海上之邦唯常以不得就
有道而正焉憂聞緇林士亦皆無所啓發因謂一
訪師于京洛則可耳未知京洛有其人乎否耶盖以
余元皓者游洛屢也頗能知之故請皓洛謀皓乃謂
之曰夫洛稱為宗匠林藪代不乏南山師當令大姉
啓迪而躍如奚啻其一二人哉大姉無稱律教乃已
大姉而稱律教舍京洛將奚適哉今皓郷友有大徳

靈潭公者蓮宗之尤也大振律風偏接龍象其臘高
其行粹大姉徃哉時不可失自是尼一屬意于潭公
請皓為書遺公先容越享保丁未春乃與大姉普俊
偕徃則小倉東蘭舟至浪華莕舎而趨徑謁公於洛
之照臨律苑普俊者昔所稱為侍女者也俊之言曰
道遠矣哉後雖駑下願附驥尾而行耶斯其所以不
敢暫離者爾尼乃誓肾敬礼而請曰今余元如不遠
千里而来欲就大徳學以明戒法以遂夙志惟我邉
郷素乏戒師矧乎大尼一法不行本邦久矣苟非我

大徳將誰依耶願賜慈悲為垂指教公嘉其至誠乃
告之曰大哉有是乎汝當至洛下從幻幻空公游其
必有所益焉尼奉以行空一見嘆曰吾齢已逼八旬
居恒善病吾欲為汝師豈可得乎尼屡請空務辭去
謁門公于洛東門亦辭以老於是又重投潭公潭歡
然而喜曰汝可入吾門矣命定館舍因結夏于洛東
僑舍自安居前迨秋八月即從公學尼法若尼鈔若
事鈔及章服儀等計凡六十餘卷切問近思如攫金
探玉惟恐或失之矣蓋其重法忘軀雖以大愛道況

之宜不多讓以故其於尼法通持犯明開遮真無餘
蘊者欲且也貧以淨土教觀而念佛三昧至忘寢食
公益喜之而嘆曰自吾得汝四部具矣表大法之真
傳起群生之正信冀吾門不致寂寥耳今而後能弘
尼衆之法使不墜者唯汝爾汝其懋哉一日尼啓公
曰吾肥法嚴則座下固所知而不慧歸期已逼意欲
淹留而受慈教不可得已不慧既歸之後即當遵法
奉行伏願座下遥垂證明公以其逼期故不敢留特
命令束装尼不復吝去留緇素嘆服尋還西肥幻幻

空公以其啓行前一日著法語一篇以送之他諸宗匠贈詩若偈賞其榮旋云明年戊申夏四月八日尼於本邑新開懺室專念勝相日夜勉勵剋期取驗至第七日忽感靈相邪越以六月二十六日卯時下兪依法自受羯磨已竟年四十九矣公聞之賀乃貽以隨喜證明書一篇尼住直島村壽恩院杜門謝客惟道是修持律謹嚴脇不沾席率以為常一旦忽喟然曰吾為佛子悪可終身孤陋哉獨恨肥乃我先暨父母之邦父母雖歿吾兄在吾悉遷辟遠邪其苦思蓋

自之所不能決非信義篤友愛深豈能如是哉遂謀諸之淳之淳賢博學而善詞章素信佛乗復於梵書尤精其為人謙虚下人而才且武毎或一涖事以果断自處閭郷為之嘆服矣諭曰汝將欲何為其冀將務為遠大者邪我聞昔者芀露和尚誡小師潮公曰務為遠者大者莫務為近者小者以余觀於汝今蠖伏郷里友于兄弟即於父母之邦不敢怠遑此特近者小者爾去游四方之國進立慧業之勲可不謂遠者大者乎哉汝往其莫以我為念尼謝曰吾知吾兄

當如是姑相謀爾遂與之淳訣又重携普俊及諸尼徒俱行構菴洛東扁曰光攝於是道俗男女靡然嚮風或謂此現比丘尼身而為説法者矣尼乃随機開方便門洛下聞之無問顯微乞戒法来請者日繽紛也尼悉納之應以奎歸戒之範多至數百人雖祁寒溽暑亦不拒也享保甲寅冬之淳率于肥踰歳計至之淳嘗退間于本邑掲其軒曰六如以既往為別稱及於至其卒乃號稱蘭巖名曰道香居士者昔我霖先師與湛祖翁之所賜也尼為位以奈西向大哭如喪考妣夫其友愛慈婉之篤至性乃爾耳尋又値潭公戢化則愈益劇勵故每一念及教諭之徳未嘗不思所以酬焉者也昔尼幼一問出世法於我霖和尚者自夙世願輪中来厥後遂祝髪受具聽受諸師教觀之旨叩其樞要惟恐或執名相之學而孤負最初一歩故常以禅浄不二自勤嘗與皓言曰如従先慈聽霖和尚示禅要雖曰未達又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懾而先慈竟卒於此如身居教而知有禅皆和尚化導之力也由是而嘆所貴為尼衆者務欲究明心宗

爾雖然以如之匪器也未能進于此可不悲乎皓考其言觀其行且知其生平之素若尼者非特精研教觀實足知我禪道之難然則今稱為尼衆之範者非尼孰能當之日皓在洛洛之婦人其皈依弟子持僧文海所狀得戒出世之因來請皓為傳以垂于後其狀實符生平故爰作傳然此特皓所竊見者爾若其所習學初自密教後暨顯教觀解以洎淨土之業是其所以詳且盡者則文海之狀備矣夫尼今年六十而加三戒臘三十九夏以此高年聰明弗衰則耄耋

期頤猶富春秋豈傳之所為止此元皓曰其弟子業已來請然皓竟莫知其何人也迹斯應之矣大尼之法勃興本邦明月秋江光彩無雙嗚呼其昌哉寛保二年歲次壬戌春正十九日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